

流金岁月



炉火记忆

张新民

炉火伴随了我的大半生,直到前几年政府实施煤改电工程,才彻底告别炉火。对于炉火的记忆,最远要追溯到儿时了。那时,对于炉火的依恋,在寒冬腊月里尤为深刻。遥想寒冷的夜晚,地炉里的煤火烧得通红,一家人围着地炉烤火取暖,火光映在每个家人的脸上。每当这时,母亲就反复告诉我和哥哥,烤火不能骑在炉子上,炉火里住着火神,骑在上面是对火神的不敬。

家乡村南的山坳里有村办的小煤窑,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,购煤证上的煤根本不够烧,社员们只好到村办煤窑买那种有异味的煤来烧,而去煤窑选煤一直由母亲来干。堆放煤的溜坡很不安全,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上去,只是让哥哥和我跟着她一起用手推车把选好的煤

块运回家。母亲身高只有一米五几,却背着一个很大的挎筐在煤堆上来回奔走,挑选一些没有金属光泽的煤块(有金属光泽的煤块烧起来呛鼻子)。回到家来,还要把煤块砸成核桃大小的小煤块。这些活母亲总是一个人包揽,她说:“要想让炉火烧得旺,煤块的大小要适中,太小了燃得快,火力猛,但是持续时间短,而煤块过大里边的煤核会烧不透。”

母亲不辞辛苦地劳作,常常要将买回的煤沫加工成煤球,节俭的她,对倒掉的炉渣也不放过。她把一些煤核拣回来说:“不要浪费,这些没有燃尽的煤核还可以填进炉火里再烧一次。”天黑下来了,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边归来,放下农具,擦一把脸,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,踏实地吃着晚饭,温馨充满了小屋。

我坐在炕沿边,透过氤氲缭绕的水汽,看到地炉中闪烁的火苗,把整个房间映得通红。母亲瘦削的脸庞染着安逸的红晕,让我感到十分的舒坦和幸福。那时,炉子上经常坐着一把铝壶,壶嘴里咝咝地冒着热气,拎起壶就能看见炉膛里红红的火苗。炉火不仅仅是一团燃烧的火焰,更是一个象征、一个记忆,它温暖了寒冷的冬夜,照亮了黑暗的角落,也照亮了我内心的世界。

在许多个冬日里,不管外面多冷,我回到家中,凑近燃烧的火炉,总能感到那份特别的温暖,伸出冻僵的手,在炉边慢慢揉搓,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暖便会慢慢地传遍全身。那时,由于砌炉使用的都是普通砖头,所以炉内必须搪泥,也叫“搪炉子”,就是用黄土、麻刀和

成泥,把炉膛内全部搪一遍,一直搪到炉灶口。搪炉子是个技术活儿,搪不好黄土泥容易往下掉,搪薄了炉膛很容易被火烧破,还得重新再搪。为了节省燃煤,许多人家晚上入睡时,要用湿煤将炉火封住,中间留个火眼,早晨捅开就能烧水做饭。但是,封火时要留意,要等炉火烧旺后再封湿煤,不然会把微弱之火压灭的,当然太旺也不行,容易烧过头,封不住。

如今,农村正在加快现代化进程,周边村里也很少看到炉火了,居民做饭全部采用液化气或天然气。冬日取暖改为电采暖,并且空调居多,空调暖风柔和,可随时调控温度。不过,我还是时常梦见炉火,梦见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,还有炉火中那红红的火苗……

冬日的早晨

李志娟

这是一个平常的早晨,立冬后,阳光依旧灿烂,蓝天上没有一丝云,微风吹来,和煦如春。

花草、树木泄露了季节的消息,就连“此花无日不春风”的月季,也失去了往日的娇艳,花瓣干瘪凋零,经不起金风、朔风轮番地催促,庄严的银杏树、秀美的白蜡树,渐次褪掉了一片又一片金灿灿的羽衣,倒是蒲柳之姿的老柳树还在微风里荡漾,国槐还是那样冷峻,黢黑的树干更加醒目粗厉,曾经繁密的树叶已是七零八落,褐色的枝杈间喜鹊窝一个个显露出来。紫玉兰举着一支支小毛笔,麻雀们穿梭在苍绿的松柏间,忒忒地,像一个个被抛来抛去的松塔,不厌其烦地飞来又飞去,却鲜有叫声。比起麻雀的迅捷低调,喜鹊则旁若无人地叫嚷着,喳喳喳,喳喳喳,嗓门都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,且不似三两只,气氛热烈的倒像一群妇女在争长论短。我循声寻找,小路尽头,一棵粗壮的国槐已经被喜鹊们占领了,高大的树冠上竟然栖息着二十多只喜鹊,有的高居枝

头,有的守护在树杈间的喜鹊窝旁,更多的是散落在旁枝异杈上。高居枝头的那只大喜鹊,正晃着黑脑袋,喳喳喳——喳喳,抑扬顿挫,像在讲述一件什么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,躲在树叶后的一只喜鹊只露出个小脑袋,喳喳喳,怯怯地提出质疑,相邻枝桠上的几只喜鹊则你一嘴我一嘴地议论纷纷,还有的忍不住飞离喜鹊窝,拍着白翅膀露出黑肚皮飞到高枝上,与大喜鹊喳喳喳地畅聊起来,也有的一声不吭,扑棱棱展着翅膀飞走了……

真是热闹啊!我站在树旁,静静地听着、看着,可惜我不懂你们的语言,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群情激奋,这样的旁若无人,是在讨论一件涉及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?或是在召开年底总结会?哎,也许你们欢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庆祝某个节日吧。正当我胡思乱想时,一片片黄绿的树叶从我眼前悄然飘落,再看看树上,竟然没有一只喜鹊,树枝兀自直立。收回目光,我揉了揉僵硬的脖子,不禁暗笑,刚才只是个梦吗?

“喜鹊叫,好运到!它正在给人报喜哩!”不知什么时候,我旁边竟多了一位弯着腰背着手的老人,“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棵树上落着这么多的喜鹊!”他也望着那棵光秃秃的大槐树,半张着缺了齿的瘪嘴,仍是满脸的心驰神往。

我笑了笑,报喜,什么是喜呢?有什么喜比得过内心的喜悦?秋风落叶是喜,冬日暖阳也是喜。站在山顶上,一览众山小是喜;躬耕陇亩,春种秋收也是喜;也有的既不仰望高山,也不眺望四野,人间万事,毫发常重泰山轻,那是他自己的喜。有人生来就矗立在山巅,有人终生也不曾抬起过头颅,尘归尘,土归土。最终人人都会收获内心的喜悦,获得了平静,还劳喜鹊报喜吗?

在这个平常的早晨,无云的蓝天,凋零的月季、银杏与白蜡树、迅捷的小麻雀、喳喳叫的喜鹊,还有树底下的老人和我——我们都是冬日里倏忽而过的一束暖阳,是铺满道路的落叶一片,是千万万层页岩中的一页……

冬至

杨丽丽

在最长
夜开始幽长
冬至的幕布缓缓落下
寒风是信使
呼啸着穿过街巷
宣告着岁月的一次沉降
大地沉默于冰雪下
回忆如星子在夜空闪亮
那些走失的时光碎片
拼成思念的形状
饺子翻滚在温暖的锅塘
腾腾热气模糊了寒窗
那是家的味道
慰藉着疲惫的心房
阳光在南回归线
悄然转身
把希望洒在新的征程
冬至
是阴阳交割的一瞬
旧的散去
新的在远处等候



爨底古韵 艾宏伟/作

寒冬里的妙峰山

耿春荣

以来,回归山林和田园的隐士,是活得很清醒的人,世人皆睡我独醒,他们的姿态那么洒脱、淡定,与寒冬妙峰山的神韵一致。

寒冬的妙峰山是一幅水墨画,意境深远,韵味无穷。醒着的它,有着警觉而生动的双眸。当你远望的时候,会觉得每座山都有眼睛,它们目光炯炯,洞察着四季轮回的奥秘。它们没有了往日浓烈的色彩,底色变得灰暗和浅淡,但它们能一下抓住你的眼球,抓牢你的心。

寒冬的妙峰山有一种神奇的魅力,让你无法抵挡,只有水墨画才能展现大山的辽远和苍茫,尤其是它连绵的群山,是大自然创作的杰作。

当你行走在寒冬的妙峰山上时,会听到脚步的声音,似大山的回应、似季节的告白、似时光的回响。山间的万物做足了减法,只以素雅的面貌示人,树的叶子几乎落光了,只剩枝干指向天空。那些枝干表明了树木对冬天的态度,也表达出大山特有的语言,这种语言,需要人沉下心来解读。深沉,对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唤醒,山间的松柏虽然

绿着,但那种厚重的绿,显然带有时光沉淀的意味,它是萧瑟的,但并不昏沉;它是沉默的,但并不茫然;它是简约的,但并不简单。

寒冬的妙峰山未睡,每一个轻微的声音都清晰可辨,山间几乎听不到鸟儿唱的欢乐之歌了,有些鸟儿跑去了温暖的远方,有些鸟儿不轻易出现,偶有不怕冷的鸟儿跳跃在树枝上,给寂静的大山添了一丝灵动。

一场雪落下来,妙峰山就显得更加富有神韵和风骨了。雪花落在树枝上、落在地上,如同给山谷铺上了洁白的地毯。片片雪花随风飞舞,真有“飞起玉龙三百万”的气象。这飞舞的精灵,用洁白的颜色将整个妙峰山染得寂静、安详、浓重。风轻霜寒,冰天雪地,入骨的冷把妙峰山锻造得更加深邃。

山间的色彩少了,声响少了,鸟兽少了,寒冬的妙峰山不停地往回收,低调内敛到极致。此时,妙峰山的简洁、朴素与丰富,完美地融为一体。它并未冬眠,我行走山间,亦精神抖擞,我甚至觉得,只有寒冬的妙峰山,才可以与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,与人心心相印……

冬至的饺子

李琳

面团就和好了。一边和面,一边还很谦虚:“好多年没和这么多人一起包饺子啦,你们可别嫌弃我老太太笨呐,大家凑合吃。”“大姐,您可别这么说,您这80多岁了,还跟我们一起包饺子,我们觉得可幸福啦!”“可不是嘛,看您这身子骨儿,就是我们的榜样啊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和面的、擀皮儿的、拌馅儿的……谈笑之间,饺子是一盘一盘地完工,准备开煮了!

大锅里的水翻腾着,饺子呼啦啦地跳进开水中,像一个个白色的小元宝,不一会儿就你争我抢地浮上水面。因为是很多人一起包饺子,所以饺子的形状各有不同:有人捏的饺子敦实稳重,每个褶子都工整严密;有的人随意一捏,褶儿没那么齐却自有一种洒脱,也不会露馅儿。这些形态各异的饺子跃进一口翻滚的大锅,在相同的沸水里沉浮,或许重要的从来不是形状是否完美,而是每个饺子里,都包进了同样真挚的心意。这多像我们的人生,每个人带着与生俱来的特质行走于世——有人严谨、有人

不羁、有人细腻、有人豪放。我们被投入生活的洪流,在同一个时代里浮沉,却用各自的方式寻找幸福。那个追求完美的人,从丝丝合缝的作品里获得安心,那个随性的人,从无拘无束的创造里感到快乐。就像有人觉得幸福是蘸料里恰到好处的醋香,有人坚信饺子的灵魂在那一口滚烫的原汤,还有人只为饭桌上那片刻无间的谈笑。

饺子端上桌,你尝我碗里的,我品你碟中的,笑声和香气交织在一起。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前,一起享受热气腾腾的饺子,享受这一时半刻的劳动成果,这是生活的滋味,是社区工作的意义,也是在冬至节气独特的幸福感!



小说

大厨李一勺(一)

赵春光

旧时,京西琉璃渠村里办事,不管是婚丧嫁娶,还是老人寿辰、孩子满月,家境虽然有贫有富,但哪家都想图个热闹和人气,当然摆的席面因各家贫富不同而大不一样,但是面子还是要撑起来的。办事坐席就得有厨师,所以村里的厨师不管年景如何,总是不愁吃喝的。谁家办事都得敬着厨师,好吃好喝地招待,这样厨师们才会使出厨艺的真本事,为这家人尽心尽力地撑起脸面。

琉璃渠村里的厨师也分三六九等。掌勺的大厨地位最高,主家谁见了都得客客气气,以示尊敬。琉璃渠村里的大厨往往都是自学成才,干得多了,厨艺水平自然就会不断提高,但李一勺除外。

李一勺是琉璃渠村民国年间最有名的厨子,谁家办事摆席要是能请到李一勺,脸上自然风光。李一勺何等人也?李一勺是土生土长的琉璃渠人,他中等个儿,身子板健硕方正,为人低调,没有一点架子,他在大街上遇到乡邻街坊总是客气地打招呼。李一勺和村里别的自学而成的厨师不同,在厨艺上他是有正式的授业恩师的。他的师傅“快刀刘”曾是清光绪年间的御厨,在清宫御厨里也是有一号的,经常为慈禧老佛爷做御膳。一天,慈禧在进御膳的时候,在那道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的菜里吃出了一根头发,当即大怒,喝道:“大胆!做膳不精细,敢叫哀家吃头发,去,看看今天这道菜是谁主的厨!”于是,太监领命去御膳房查个究竟。其实太监不查也知道,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那是“快刀刘”的拿手菜。还好,“快刀刘”在宫里一直为人低调,人缘不错,一众太监、宫女都为他说好话,被唤上来后,“快刀刘”鸡啄碎米似地一个劲儿地给慈禧老佛爷磕头,算保住了性命,挨了四十大板子之后,被逐出了清宫。

过了不惑之年的“快刀刘”被一辆马车拉回到了京西老家琉璃渠村,在自己老屋的土炕上一躺就是两个月。由于“快刀刘”一直单身,他的父母又年迈体弱,作为邻居的李一勺就忙前忙后白天黑夜地伺候他,直到他康复如初。“快刀刘”感激不尽。一天傍晚,他把李一勺叫到身边动情地说:“一勺,我能有今天的恢复,没落下残疾,多亏了你,我也没有什么可给你的,我就会干个厨子,我打算把自己身上这点做菜的本事教给你,往后指着它混口饭吃应该还行,不知你愿意不?”李一勺听罢,忙双膝跪下给“快刀刘”磕头,“师傅,我愿意跟你好好学!”“快刀刘”忙扶他起来,“好!好!我把自己会的都教你。”接着他又郑重地说:“咱们在乡间做厨师,不比我先前在宫里食材应有尽有,老百姓生活清苦,有什么好的食材让你做?所以为百姓做菜食才是你的本分。”“好,师傅,我记住了。”

李一勺虽不识得多少字,但好学、能吃苦,不管“快刀刘”到哪儿去给人家当大厨,李一勺总是跟在后面,一边给师傅打下手,一边认真听师傅讲做各种菜肴的要领和步骤,他还仔细观察师傅炒菜的手法和火候。慢慢地,“快刀刘”就让李一勺从简单的菜上厨了。

2年的光阴不经意间就从李一勺的锅边、碗盘边溜走了,经过努力,李一勺终于出徒了,他可以独当一面地去给人家当大厨了。李一勺很有心,他不光死学师傅教的技艺,他还肯动脑筋,在实践中常有创新,鼓捣了一些自己独有的菜食。“一勺,你小子是块儿当厨子的料。”听到师傅夸自己,李一勺心里像喝了枣花蜜,美滋滋的。“快刀刘”为了给徒弟留出发展空间,凡是琉璃渠村的人家办事,他一般不掌勺,都让李一勺去。李一勺也很低调,从不以师傅的名銜去炫耀和自居,他自己暗中加倍努力,练就了一身好手艺,不管是鸡鸭鱼肉,还是飞禽走兽,不管是萝卜白菜,还是咯吱豆腐,哪怕是周围山上、地里的野菜,在他的手里都会变成中看中吃的美味佳肴。

(未完待续)